

蘇曼殊外傳 (三)

戚宜君

曼殊和尚的錦繡人生

鴛鴦蝴蝶派的潮流

靈鴿傳書淺嘗初戀

蘇曼殊在香山瀝溪鄉白瀝港村蘇家大宅之中，儼儼儒儒的生活在父親憤懣嚴厲的目光下，成長在嫡母黃翠鳳與大庶母陳雪映頤指氣使中。風燭殘年的祖父蘇瑞文與嫡小懦弱的小庶母陳秀秀雖然稍加辭色，然而在大環境的冷酷與無情中，他雖然有豐富的熱情，却始終禁錮在心靈深處，無人接納他的情感低角，也無人注意他的心性發展。天空中的一片雲，籬落間一朵初綻的梅花，都會使他目不轉睛的看上老半天。他開始在自己幻想的天地裏，展開彩羽，飛越關山，翱翔雲端，至於虛幻縹緲的境界。

哥哥遠赴日本，父親帶着大庶母陳雪映及祝齡、祝年、惠芬諸妹前往上海，家裏頓時冷清許多。蘇曼殊已經開始學着作詩，也經常把自己的幻想渲洩成圖畫。嫡母黃翠鳳倒是十分鼓勵他向作詩、練字方面苦下功夫，但是對於他沉緬於繪畫却十分厭惡；認為小孩子豈可不走正道，白白糟蹋了紙墨，有時甚至將他的畫紙揉成一團，氣極敗壞的扔到他的頭上呢！

詩中多的是寫景抒情的佳句，令人心曠神怡

，渾然忘我，蘇曼殊陶醉在詩情畫意之中，心靈中似乎出現了一個海濤天空的新世界。他曾挖空心思並幾經修飾，寫下了一首「碧欄干」詩云：

碧欄干外遇嬋娟，故弄雲鬟不肯前；
問道年華更羞怯，背人偷指十三絃。

這首詩是描寫驚豔的一段過程與印象。當時

蘇曼殊雖然飽受家人的冷落、族人的漠視與同窗玩伴的譏嘲，但是他生就一副俊俏靈秀的面龐，玉樹臨風似的身材，以及略帶沈鬱的眼神和羞澀文雅的舉止，却頗能為情竇初開的少女所欣賞。有一天遇見年方十三歲的隣家一位少女，四目相對，不覺怦然心動，從此平生第一遭嚐到了愛的滋味。他懷着忐忑的心情，寫下了他生命中的第一首情詩，小心翼翼的託人帶給隣家少女。過了幾天，忽然有一隻蜻蜓飛入窗內，背上有紅色絲線繫一丹霞詩箋，啓視之，乃隣家少女所寫的一首詩。字跡娟秀，辭句雅麗，詩云：

青陽啓佳時，白日曬鳴谷；
新碧映郊垌，芳蕤綴林木。
輕露養萱榮，和風送芳馥；
密葉結重陰，繁華繞四屋。
萬葉皆專與，嗟我守茆獨；
故居久不歸，庭草為誰綠。
覽物嘆離羣，何以慰心曲。

這個隣家少女姓林，閨名菊英，顏似舜華，嬌好可人，與蘇宅隔着一道清澈的小溪，臨窗遙望，樹木掩映中精舍數椽，望衡對宇，隱約窺見花木扶疏間，女郎儂影綽約摘花園中；惜乎咫尺清流，宛若千里，雖然能够眉波傳心曲，詩詞寫慕忱，然而終覺猶如隔靴搔癢，不着邊際。

說來真是神乎其神，除了靠蜻蜓傳遞尺素而外，隣家女郎並蓄有頗通靈性的鴿子一隻，往來溝通訊息，竟然百無一失。如是雙方家人均被蒙在鼓裏，彼此交往半載，局外人猶絲毫未曾察覺。林菊英溫婉而標緻，嬌媚且善解人意，正值三春佳日，相約於更闌人靜後於溪畔大柳樹下相會，俾得一傾積愫。蘇曼殊依約掉扁舟渡溪，時正春寒料峭，夜露侵人；俄而烏雲遮月，霎時間細雨霏霏，曼殊衣履盡濕，瑟縮在大柳樹下，直至朝暾初上，仍不見女來，懊惱之餘，狼狽歸家。未幾隣家女郎遞書之鴿子，翩然銜一小箋，穿窗飛落案頭，略謂：「昨夜正擬前往溪邊大柳樹下與郎相會，不意為母氏發覺，責以夜深露重，且細雨迷濛，閨閣弱質，何緣輕出，以是致爽前約，心殊歉疚，擬隔窗為郎彈箏一曲，以當薄懲，並訂三日後再至大柳樹下相會。」

蘇曼殊餘怒未息，小溪對岸已飄來斷斷續續的箏聲，心煩意亂之際，那有心情聽她彈箏。於

是俯案作詩一首云：

無限春愁無限恨，一時都向指間鳴；
我已衣履全濕透，那堪重聽割鷄聲。

林菊英原本是以彈箏來表白心曲，藉以彌補情郎失望的情緒，不料聽在蘇曼殊的耳朵裏，却猶如殺雞一般聒噪難受，白白的辜負了閨閣少女的一片苦心。

過了三天，正是月圓的夜晚，兩人如願以償的在溪畔大柳樹下相會了；十三四歲的年紀，想來也成不了什麼氣候，蘇曼殊祇不過一握伊人的玉手而已。這一段初戀，似乎因為蘇曼殊隨姑母蘇彩屏離開白瀝港前往上海而無疾而終。姑丈陳猷輝與父親合夥經商，勉強維持而已，年近花甲的人，想要重振昔日的雄風，真箇是談何容易。

親人去世不再牽掛

到了上海以後，蘇傑生似乎對這個聰穎俊秀的小兒子態度轉變不少，勉勵他務必熱心向學，長大後才能出人頭地；領着他拜在飽學之士郭汝愚的門下，繼續攻讀五經四書，並從西班牙莊湘博士研習英文，於是視野豁然拓廣，知識領域大開，思考範圍亦隨之擴大了不少。

當時正值中日「甲午戰爭」之後的第二年，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日本馬關春帆樓上簽訂了「馬關條約」。中國方面忍辱負屈割地賠款等，蒙受空前的損失，全國人心陷入一片哀傷與憤慨之中。蘇曼殊當時已經十四歲了，從報章雜誌上已能約略瞭解甲午戰爭的起因及經過，不外乎是：日本明治維新以後，積極向外擴展，中、日雙方

在朝鮮衝突不已，終於引發大戰。陸、海交鋒，清軍不敵，先是陸軍大敗於平壤，繼而超過日本海軍噸位的北洋艦隊，幾乎全軍覆沒於鳴梁江口及黃海之上。於是日本陸軍佔領了朝鮮，並深入我國東北及登陸山東半島；清廷無以為繼，只好忍痛的割讓臺灣、澎湖，賠款二萬萬兩，開放通商口岸，承認日本在我國的內河航行權，享受片面最惠國的待遇。

蘇曼殊義憤填膺，從此種下了仇日祖華的心靈種籽。乃父蘇傑生見多識廣，眼見日本船堅砲利的侵略行徑，完全得力於全面維新學習歐美所長的結果。設想自己雖已垂垂老矣，下一代要有所發展和作為，非得要研習西洋學術不可，這便是他要蘇曼殊研習英文的基本動機。

翌年暮春時節，家鄉傳來了祖父病危的消息，父親帶着大庶母及三個妹妹匆匆忙忙的買棹南歸，還沒有到家蘇瑞文便溘然長逝了。未及一月小庶母陳秀秀也於溽暑中得了急病而死。全家對他最好的兩個人，在一個月之間先後離開了人世。從此他的老家，再也沒有值得牽掛的人了；香山縣恭常都瀝溪鄉白瀝港村，在他的生命史上，已經成爲一個歷史的名詞。

把她拉進幻想天地

惟一使他牽掛的人，便是隔着一條清澈小溪的隣家少女林菊英；而長久以來縈繞在心頭的，恐怕就是有關自己身世的謎團了。蘇曼殊把這兩件事情聯繫起來，朝思暮想，按照自以爲是的邏輯及鋪排，遂逐漸形成了他日後著名的小說——

「斷鴻零雁記」前半部的雛形。

蘇曼殊把林菊英幻想成一個名叫雪梅的富家千金小姐，容華絕代，玉顏都麗，靜柔簡淡，不同凡響，知書達禮，生長幽閩；又把自己幻想成日本江戶望宗的後裔名喚三郎，父名宗郎，生平肝膽照人，爲黑黨所推重，母親是河合仙夫人，慈祥溫婉，飄飄欲仙。童稚時期，生父見背，母子孤苦無依，遂再嫁中國商人，攜子前來百粵，僑居三年，而不容於大婦，遂東歸故土，留下三郎受盡折磨，端賴乳媪撫育得以成人。

三郎之義父與雪梅之父爲莫逆之交，兩人尚在稚齡時便有了婚約。三郎義父死了以後，家運式微，而雪梅生母亦已謝世；繼母視閨幃嬌女如寶貨，乃生悔心，欲爽前約，一心想要另婚高門。三郎聽到了消息，憤慨莫名，悲不自勝，然亦無可如何。在心灰意冷的情況下，遂在一氣之下離家出走，皈依佛陀，脫離了塵世間的一切是非非，以期青燈古佛，了此一生。

一日下鄉化緣，夜宿荒村古剎，巧遇昔日乳媪之子潮兒，遂相偕往見乳媪，藉悉一切，遂暫住荒村；日與潮兒弄舟垂釣於清江煙雨之中，或騎牛吹笛於原野之上。媪家花園羣芳正盛，朝則攜花出售，午後整理花園，以期聚積花資，三載後可以東渡尋母矣！三郎賣花的模樣是左手持花籃，右手持竹竿，頂戴漁父笠，腳踏道中，狀殊羞澀，買花者以女子爲多，每日可得錢三百文。

一日，獨行村落間，細雨迷濛，行人絕跡，暫憩於一巨宅門前垂柳之下；忽見一豔婢匆遽前來，囁囁爲禮，盤問一切，三郎不疑有他，乃據

實詳告始末，豔婢殷勤相約明晨再來相見。

正值清明時節，風雨凄其，三郎如約再至，不久，豔婢開門而出，不言亦不笑，捧一紙包交給三郎，啓視之，內有一函並附有足够東渡日本尋母之金錢，函中略謂：「連朝於賣花聲裏，驚辨此音酷似三郎心聲，迨侵晨隔窗一晤，知真爲吾三郎矣！欲親自陳情於君子之前，又以干於名義，故使侍兒貿然進語，以瀆清神。自生母見棄，伶仃愁苦，已無復生人之趣，繼母寡恩，見利忘義，慫恿老父以前約可欺，行思以妾改燻他姓。妾心不二，天日可誓，滄海流枯，頑石塵化，微命如縷，此愛不移。今以百金奉呈，望君即日買棹遄歸，早與太夫人團聚，萬轉千迴，惟君垂憫！」三郎得到未婚妻的資助，遂別了乳媪及潮兒，經由廣州轉赴香港，訪晤其英文老師寓居太平山麓的西班牙牧師羅弼。羅弼夫婦及女公子熱誠的接待他，並爲他添製衣物及安排船期，四日後登輪東行，羅弼女公子曳蔚藍衣裙送至碼頭，親持紫羅蘭及含羞草一束及英文書籍數種致贈，並殷殷的握緊三郎的手，顯露出依依不捨的情意。

蘇曼殊的女思冥想到此爲止，那時他正在上海讀書，對於兒時在日本的情形已經十分模糊，因之根本無法想像。他把目前的英文老師莊湘博士，幻化成居住在香港太平山麓的西班牙籍羅弼牧師；莊湘博士確實有一個女兒，與蘇曼殊也有過一段縹緲的情意，因此才一廂情願的把她也拉進了幻想的天地裏。

陶醉詩情畫意之中

清末廢除科舉制度以後，一般士子爲學與努力的方向頓失依憑，「八股文」已成明日黃花，談情說愛的思想於焉大行其道，鴛鴦蝴蝶派的文章潮流乘機勃興，填補了這一時期的文壇空白。

蘇曼殊的生命歷程既然飽受壓抑和折磨，鴛鴦蝴蝶派的思想與潮流，正好成爲他自我陶醉的避風港，他熱切的投入，先是顯露出一付多情種子的模樣，等到他有能力從事創作時，「斷鴻零雁記」、「天涯紅淚記」、「絳紗記」、「焚劍記」、「碎簪記」及「非夢記」等，無一不是屬於標準的鴛鴦蝴蝶派作品，也贏得了千千萬萬多情的男女讀者，嘆息低迴甚至一掬同情之淚。

有些人批評蘇曼殊的思想太過平庸，轉來轉去，盡在男歡女愛中打圈圈兒；有些人更把鴛鴦蝴蝶派的作品評估得一文不值，認爲是世紀末流的無病呻吟，浮濫不堪的辭藻堆砌，表現出一派不切實際的頹廢作風，只能腐蝕莘莘學子奮發進取的圖志，而絲毫不具備恰情悅性的建設性作用。事實上也確實是如此。蘇曼殊坎坷的成長過程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條自我陶醉的道路，只能看成是他萬不得已的飲鴆止渴辦法，並不能代表就是他終生奉行不渝的理念。在他成長以後，也曾有過豪氣干雲的雄心壯志，然而却一次又一次的爲無情的現實狀況所粉碎，這是後話，暫且不說它。

至於清末民初，由於列強環伺，清廷腐敗，加上革命工作的頓挫，知識份子頹廢苦悶之餘日漸墮落，鴛鴦蝴蝶派的作品遂應運而生，着實也發揮了不少麻醉兼慰藉的作用。無論如何，鴛鴦

蝴蝶派的文學作品，在長遠的文學潮流中來看，仍然有其不能拒絕、也無法抹殺的地位，就像是文學史上不能無視於「八股文」是一樣的道理。

東渡日本求學尋母

清光緒二十四年春節過後，蘇曼殊的幻想終於開始付諸行動了，他費盡了唇舌，說服了即將東渡日本的表兄林紫垣帶他同行。理由是：父親蘇傑生及大庶母陳氏，連同三個妹妹都回鄉了，自己一個跟着姑母待在上海，長久下去也不是個辦法；再者，在上海讀書兩年，中、英文業已紮下了根基，正好到日本繼續再求深造；更重要的是生身母親在日本橫濱有家有業，只要一上岸找到了母親，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。

像頭幼虎逛來逛去

林紫垣心想：蘇曼殊的胞兄正在日本橫濱跟他父親林北辰學生意，就算到了日本以後，一時找不到他的母親，自然由他哥哥義不容辭的出面照顧；再說拉拔這個進退維谷的伶仃少年一把，未嘗不是功德一件，更在姑母蘇彩屏的慫恿下，於是林紫垣豪氣干雲的便答應了下來。

春寒料峭中搭乘日輪「奉喜丸」駛出了吳淞口，海上大霧瀰漫，前途一片蒼茫。此時蘇曼殊尚不滿十五歲，十年前由日本返國時的海上經驗，已經十分模糊；如今知識漸開，可以知道此行首先要抵達四百六十七海里外的長崎，然後再繞過下關、大阪，才能到達距離東京不遠、瀕臨太平洋的日本著名商港，也是華僑商民聚居地方

——橫濱。以他的年紀還無法估量此行路途的遠近，不過從地圖上看，要比他從家鄉香山，乘船前來上海的航程要短了許多；反正他正在一尺一寸的向他朝思暮想的生身母親接近之中，這一切都顯得無足輕重了。然而飄洋過海的航行，畢竟大大不同於沿着海岸線行駛那樣的風平浪靜。初春時節，北風強勁，海天一色，頓失憑依，然而他一顆火熱的心，正憧憬着風光旖旎的兒時舊遊地與慈祥和藹的母親，於是便有了足夠的勇氣與耐力，來迎接眼前風浪的挑戰。

白雲蒼狗，滄海桑田，橫濱已經不是蘇曼殊兒時記憶中的面貌了；他好不容易的尋覓覓覓，找到了震緒叮一丁目，巷道經過拓寬，五十二番地業已不見踪影，十年之間的變化太大了，詢問附近鄰居，絲毫打聽不出河合仙夫人的確切消息。蘇曼殊像是一頭瘋狂的幼虎，一天到晚不停的在大街小巷逡巡來去，希望能有奇蹟出現，祈求上天的垂憐，使他們母子得以重逢。一天天的過去了，也一天的陷入絕望的深淵，蘇曼殊又像是一個洩了氣小皮球，頹喪、蕭索、無助、可憐，茶飯無心，神情恍惚。同胞哥哥蘇焯十分木訥，似乎對這個弟弟漠不關心，然而林紫垣却不能撒手不管，幾經與父親商量，遂決定把他留在橫濱讀書，尋找母親的事只好從長計議了。

橫濱的緯度相當於中國華北一帶，屬於「溫帶」氣候，一年四季分得清清楚楚，桃花謝了，柳絮飛舞，轉眼蟬鳴高樹，荷花綻放。比蘇曼殊年長兩歲的蘇維翰也從故鄉來到了橫濱，雙雙於秋季開學時，考入華僑創辦的大同學校。

當時的學制尚難臻劃一階段，大同學校相當於今天的高級中學，分為文、理兩科，蘇曼殊讀的是文科，同學之中有馮懋龍（亦即後來的馮自由）、張文涓、鄭貫一及蘇維翰等人，感情最爲投契，彼此切磋琢磨，學業突飛猛晉。

繁忙的課業使蘇曼殊心無旁騖，表面上雖然安定了下來，然而睡夢中仍然不斷的幻想着：一片細沙如氈的海灘，浪花擊岸，海鷗飛翔，嶙峋的礁崖上，蒼松翠柏間，有平房數椽，一個穿着華麗和服的中年貴夫人，儀態萬方的帶着侍婢，手執摺扇笑盈盈的向他走來。這不就是他日思夜想的母親麼？於是他大聲的嘶喊，奮力的撲上前去，却一驚而醒，原來又是南柯一夢；這樣的夢境重重複複的出現過好多次，一直到了九年以後，蘇曼殊才終於如願以償的找到了河合仙夫人，母子在逗子海邊寓所，好整以暇的享受着遲來的天倫之樂，海邊風景和母親的模樣，竟與他夢寐中的情景完全符合，說來真是神奇無比。

三筆兩筆隨意寫畫

既然暫時找不到母親，只好安下心來一心向學了，蘇曼殊穎慧無比，學校規定的功課，不費吹灰之力便能背誦如流，墮下來的多餘精力和時間，便拿來閱讀課外書籍、撰寫一些詩文，更熱衷的是隨心所欲的發揮他的繪畫天份與興趣。

由華僑股實商家支持的大同學校，經費充裕，設備完善，一批又一批的華文書籍，分別從平津、上海及廣東各地湧到，蘇曼殊雖然身在東瀛，却有充份的機會飽覽羣籍，接受傳統的中國文化

薰陶，心領神會之餘，創作的衝動油然而生。他開始吟詩填詞，但似乎都沒有達到成熟的標準；更由於神官野史、名人札記及奇幻筆錄等啓發，遂開始把他在廣東家鄉及上海時期的見聞，加上豐富的想像力，予以巧妙的鋪排架構，遂成了他日後著名的筆記作品——「嶺海幽光錄」、「燕子庵隨筆」及「燕影生雜記」的雛形。

文字方面的創作，單靠天份是不够的，還得加上豐富的閱歷才行，等到年事漸長，飽經世事歷練，才能撰寫出結構嚴謹，文筆洗練的篇章；但是繪畫方面的創作却不盡相同，只要天才橫溢，想像力奇特，加上異於常人的運筆技巧，才能隨心所欲的縱塗橫抹，照樣能繪染出令人大吃一驚的作品來。

蘇曼殊根本不曾接受過繪畫方面的專業訓練，憑恃其天生慧根，對藝術特別有一份超乎常人的領悟及執着，全憑觀摩及學樣，已能涉筆成趣；到了日本以後更受到東瀛藝術的影響，不講求刻意的工筆寫實，偏重於意象的捕捉，三筆兩筆勾畫出山水、花鳥、人物、器皿的輪廓和姿貌，疏疏落落的筆觸，淡淡雅雅的色彩，却令人有蓬蓬勃勃的意會，盪氣迴腸的感受，這便叫做「寫意畫」，是讀書人最擅長的一種畫風，蘇曼殊走的就是這一派的路線。

臨風玉樹櫻花兒郎

當時國內科舉制度已經廢除，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大力倡導維新變法之議，國是詔甫下，即被慈禧太后斥逐；康有爲、梁啟超等人負責的

「戊戌變法」，僅及百日便煙消雲散了。囚光緒帝於瀛臺，捕殺譚嗣同、楊銳、林旭、劉光第、楊深秀及康廣仁等六位中堅份子，一些直接間接與維新運動有瓜葛的人大多亡命海外，日本橫濱的大同學校中，一下子憑添了不少學問淵博的老師，蘇曼殊也開始嗅到了一些飄忽的政治氣息。

十五六歲的孩子還不懂得什麼叫政治。蘇曼殊關心的祇是從這些飽學之士的老師們的耳提面命，口授心傳之中，獲取更上層樓的教益；有些老師兼通琴、棋、書、畫，因此在藝術的造詣上，蘇曼殊也得到了不少啓迪與指點。

正值狂飆年代的蘇曼殊，並沒有走上桀敖不馴的道路，淒苦的童年使他養成一副孤僻羞怯的性格；他不具備像嬌生慣養孩子們那樣的反叛個性，也沒有動輒頂撞鬧事，好勇鬪狠的條件，祇是默默的把時間和精力投注在繪畫上，就是他狂飆年代的唯一發洩方式了。

當別的孩子們呼嘯來去的時候，蘇曼殊却顯得老成持重，逐漸發育成長，以後原來就十分俊俏的模樣，更加挺拔秀發，恍如玉樹臨風；女同學們難免多看幾眼，還有藉故向他搭訕者，他都會羞紅滿臉，難以招架。大家看見他羞澀臉紅的時候，活像櫻花綻放枝頭的樣子，因此，同學們就給他取了一個綽號，叫作「櫻花兒郎」，蘇曼殊也就無可無不可的一任他們胡鬧下去。

十八歲那年開始，蘇曼殊試着把他的繪畫作品送給要好的同學，受贈者欣喜莫名的態度，使他獲得了極大的快樂與鼓舞；從此以後，便陸續的以畫贈人，終其一生從來沒有開過「畫展

」，也從來不曾以他的繪畫作品當作商品來換取金錢報酬，正因為如此，蘇曼殊的藝事生涯是無法以價值來估量的。

混血兒多稍減自卑

大同學校裏的男女同學半數以上都是中、日混血兒，也就是僑居日本的中國籍商人，包日本婆所生下來的子女。據說有一位名叫陳蔭農的老師在授課之餘，忽然心血來潮想要調查一下學生們的身世，漫語道：「汝等誰為相子者請舉手。」一時之間，絕大多數的學生都高高的舉起手來，蘇曼殊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了。

「相子」是日本語的譯音，也就是「混血兒」的意思，在香山老家時，混血兒就是「雜種」或「異類」的同義詞，備受輕視及冷落，然而由於時空的不同，却並沒有什麼值得詆譏及可恥之處；相反的身為「相子」的同學們，大都具有一副聰明的頭腦和秀逸的面龐，成為足資炫耀的條件，蘇曼殊的自卑心理，從而也得到了徹底的紓解。蘇焯在橫濱學習作生意似乎並不得意，林北辰有了兒子林紫垣作幫手，也就不把這個表姪放在眼裏了；於是蘇焯便在光緒二十七年秋天返回廣東家鄉，行前連同蘇曼殊打個招呼也不會，而且此次兄弟分別後，從此形同陌路，兩人再也不會再有過聯繫。

清光緒二十八年夏天，蘇曼殊在大同學校畢業了，興致勃勃的偕同同窗好友張文渭及堂兄蘇維翰，前往日本首都東京，投考高等師範學校，結果蘇維翰獲得錄取，蘇曼殊和張文渭雙雙名落

孫山。按照他們的程度，想要投考著名的帝國大學及早稻田大學，真是談何容易，如果饑不擇食的找個「野鷄學校」棲身，一來是心不甘情不願，二來是昂貴的學費，根本使他們望而却步；恰好此時早稻田大學正在招考高等預科學生，一年以後可以按照各人的志願，直接升入大學部的各個科系，各種條件看來，對他們都十分合適，於是經過考試，幸被錄取。當時帝國大學與早稻田大學的學生，穿着黑色的制服，文質彬彬，在東京街上行走，腋下夾着厚厚的洋裝書籍，四面八方欣羨的目光，紛紛的投射到他們身上，成為頗受注目的一羣；蘇曼殊雖然算不得正式的大學生，然而由於社會上只認衣著不認人的習慣使然，也着實沾了不少光彩呢！

帝大肄業排日仇俄

蘇曼殊到日本已經三年了，生活起居，日常用度，蘇家的人不聞不問，就連胞兄蘇焯及叔父蘇德生也漠不關心，簡直像是個燙手的洋山芋，硬是塞入表兄林紫垣的手中。原先在橫濱大同學校時，就近照應尚稱方便，如今在東京就讀，好歹也是個大學生了，一切花費自然要比中學時代增加了許多，因而林紫垣越想越不是滋味，但是又不能半途而廢的撒手不管；所以便限定數目，每月只補助生活費十元，使得蘇曼殊捉襟見肘，居東京牛込區榎本町的一處簡陋的學生公寓裏，過着跡近窮苦的艱難生活。

昔日孔夫子的學生顏回，居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飲而不改其樂；蘇曼殊的情形也差不了多少

，每天只能以醬菜佐餐，晚上連照明的設施都支應不起，早早的便上床睡覺了。又像是陶淵明一樣，因為饑腸輾轉，索性每晚天黑後便提早入眠，冬天裏午夜以後酷寒逼人，已望着快點天亮，以少受些凍餒之苦，這便是蘇曼殊在日本東京求學時代的生活窘迫情狀。

牛込區榎本町的學生公寓裏，住有不少的中國留日學生，蘇曼殊與長他兩歲的章士釗及長他四歲的陳獨秀同住一個房間；三個人的經濟情形不相上下，遇到青黃不接的時候，實在餓得發慌，只好找出一些稍微值錢的東西，委託年紀最小的蘇曼殊拿去典當，以應燃眉之急；有一次蘇曼殊把典當所得的金錢，竟然一骨腦兒的買了一套他心愛的書籍，把章士釗及陳獨秀氣得半死。好不容易挨過了一年，蘇曼殊在滿清駐日公使汪大燮的支助下，改入成城學校（後來改為振武學校）研習初級陸軍學術。據說汪大燮與蘇家有戚誼關係，而且管理中國留日學生的責任，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支配補助留學生官費的權利；然而所能獲得的支助，不足以應付一切開銷，蘇曼殊在經濟方面，仍然與表兄林紫垣脫離不了關係。

江南劉三義助蘇混

蘇曼殊改入成城學校時已經年滿二十，棄文習武，在心態及人生觀上都有着巨大的變化，於是改名為蘇混，一切彷彿都要從頭開始的樣子，在校期間表現得十分積極而活躍，任何活動都少不了他的份兒。

先是國內「義和團」高唱「扶清滅洋」的口

號，懵懵懂懂的引發了「八國聯軍」攻陷京城，慈禧太后挾光緒帝狼狽出奔，經宣化、大同、太原而至西安，千年古都文物精華被搶掠殆盡；之後，李鴻章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關係，經過多次折衝，簽訂了「辛丑和約」，喪權、辱國、開埠、賠款尤甚於「馬關條約」。由於俄國強佔東三省，乘「八國聯軍」之役更揮軍南下，視中國為囊中之物，「辛丑和約」既成，仍然不肯撤兵。光緒二十九年三月，俄國提出關閉東北門戶主張，中國自然是極力反對，英、美亦同表憤慨，日本人基於在遼東半島及朝鮮與俄國的利益衝突，還與俄國爆發了一次殊死的武力決戰。

這時蘇曼殊正在成城學校讀書，日本全國瘋狂似的支援前線作戰，表面上好像是義正辭嚴的要求俄國尊重中、韓的獨立及領土完整，骨子裏却是爭取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，並迫使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優越地位。成城學校是一所軍事學校，對於正在進行的「日俄大戰」十分敏感而熱烈，紛紛組織各種各樣的支援前線作戰團體，蘇曼殊也義憤填膺的參加了中國留學生所組成的「拒俄義勇隊」，準備在必要時開赴前線，幫助日軍對俄作戰。「日俄之戰」如火如荼的在我國東北地區進行，死傷慘重的拉鋸戰，中國人的生命財產蒙受巨大的損失，清廷却隔岸觀火，無動於衷；在日本成城學校的留學生對「日俄之戰」的態度急遽轉變，一下子由擁日拒俄轉變成為仇日排滿，「拒俄義勇隊」的名稱，也換成了「軍國民教育會」，儼然就是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「興中會」的外圍組織之一。「興中會」在日本

橫濱早已有了相當的基礎，創辦學校、發行報刊、鼓吹排滿；林北辰與林紫垣都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，生怕攪進政治漩渦，所以始終抱着袖手旁觀的態度；此番聽說蘇曼殊加入了革命團體，深恐自己受到牽連，於是親自跑了一趟東京，疾顏厲色的命令蘇曼殊以求學為重，不可參加其他不必要的活動。蘇曼殊不理會表兄林紫垣的勸阻，仍然我行我素，林紫垣遂採取了釜底抽薪的殺手鐮，立即斷絕了對他的經濟支助。

成城學校不收學費，而且還有清廷的官費補助，表兄林紫垣雖然一怒之下斷絕了對蘇曼殊的經濟支助，如今已經不能構成致命的打擊了；何況此時又結識了一位古道熱腸的同窗好友劉宗蘇，他是上海華涇鎮人，字秀平，因為是江南人，又是排行老三，遂以「江南劉三」自號，這個劉三後來竟成為對蘇曼殊幫助最多，也相知甚深的莫逆之交。

因為「軍國民教育會」的活動範圍逐漸擴張，清廷頗為疑懼，遂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，此一革命團體遂被迫解散；比較活躍的成員均受到若干的限制，甚至勒令退學。蘇曼殊十分不情願的接受了表兄林紫垣的硬性安排，在九月間一個秋雨連綿的午後，由橫濱登上「博愛丸」輪船返國，堂兄蘇維翰及同學張文涓等人都冒雨前往送行。在日本前後五年，母親沒有找着，學業也沒有完成，如今再度登上輪船，航向海天蒼茫之中，回香山老家麼？實在非他所願！然而究竟那裏才是他的落腳之處呢？反正還有二三天航程，慢慢的再作盤算吧！（未完待續）